



大嫂子队长

工农兵演唱集

9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大嫂子队长

工农兵演唱集

9

高陵县革命故事办公室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大 嫂 子 队 长

工农兵演唱集

9

大 嫂 子 队 长

工农兵演唱集

9

高陵县革命故事办公室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35,000

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94·162 定价: 0.12元

目 录

快板会	高陵县文化馆创作组 (1)
目 标	沉 洪 (9)
竹板新声	志 迅 广 宇 (16)
故事员的故事	农民 王存都 (24)
大嫂子队长	高陵县姬家公社创作组 (32)
新嫂子	李 立 (41)
比瓦刀	赵承信 (45)

快板会

(革命故事)

高陵县文化馆创作组

白蟒塬东头，有一条沟，过去人称“栖惶沟”。沟里住着四十多户人家，来自九个省二十八个县，有山东、河南的，有湖北、四川的。解放前，他们逃荒离乡，凭着熬活打短，在沟里落了脚。农业学大寨以来，乡亲们出大力，流大汗，翻了黑锅底，粮棉产量在全县摇了铃。“栖惶沟”也就改名叫成幸福沟啦。

这沟里有个特点：说快板的人多。老一茬子人里，有曾经在旧社会打莲花落，沿门乞讨的老姜和老唐，年轻的徒弟中，名气大的有小顺、小五和小良。平时，总能听到竹板儿“呱嗒嗒呱嗒嗒”满沟响。去年十月的一天，广播喇叭里，传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喜讯，师徒们坐不住啦，连夜分头编写节目，打算举办一次庆祝胜利快板会。消息一传开，沟里的乡亲议论开了，羊娃他爹说：

“(河南话)中！‘四人帮’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啦，编快板狠狠地揭批揭批。”兰兰她奶说“(四川话)噫！好事嘛！敲开‘四人帮’的脑壳，看一看装的啥子东西！”

这一天，秋高气爽，晴空瓦蓝，幸福沟里人山人海，引

动的邻队社员也赶来听快板。头一个上台的是老姜老汉，甬看他平时走路腰弯腿闪，说话咳嗽气喘，朝台子上那么一站，嘿，容光焕发，精神饱满。只见他胳膊左右旋转，手里的月牙铜板上下直翻，“当朗个当，当朗个当，当朗个当朗个当朗个当”，说出的每句话，字正腔圆：

说的是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

一个个高调唱破嗓。

发明了一个“三突出”，

突出那“主要英雄”本姓江。

这姓江的白骨精不寻常，

身上的画皮一张张。

自封为“文革功臣”响当当，

还兼着“文艺旗手”硬梆梆。

会吹会骗又会诓，

颂古非今又崇洋，

穿上唐朝衣服出洋相，

一心学吕后，要当共产主义的女帝王。

缠住那外国记者死不放，

借洋笔为她立传写文章。

喊什么“外国的月亮圆又亮”。

洒香水也得用伦敦、巴黎、纽约香。

爱的是卖国、夺权又篡党，

恨的是八亿人民心向红太阳。

前有王，后有张，

还带着吹鼓手，姚家弄种小儿郎。

四个人两对复辟狂，

日谋夜算想名堂，

叫什么“小将们，我们要文攻武卫”，

直闹的全面内战开了枪。

扇阴风挑起打砸抢，

点鬼火把武斗导演当。

开办了“钢铁公司”造大棒，

革命的老前辈遭了殃。

“帽子工厂”不断制出新式样，

不顺眼就给你戴上。

要乱军，要乱党，

乱工乱农乱思想，

乱了天下他高兴，

乱中夺权逞凶狂。

毛主席早就识破这一招，

乌云遮不住红太阳，

布下天罗和地网，

单等小丑来跳梁。

华主席，党中央，

英明果断又刚强，

继承遗志挽狂澜，

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。

千钧雷霆万顷浪，

把污泥浊水一扫光。

八亿人民心花放，

凯歌震天红旗扬，

紧紧跟着华主席，

继续长征向前方。

这一段山东快书刚刚说完，咦，那一边“四页瓦”敲的蛮欢：“得儿拉打，得儿拉打，得儿拉打打。”竹板声中，又走出一个唐老汉，黑茬茬胡子满脸，一开口有板有眼：

王张江姚龟孙子，
狼狽为奸祸根子，
头上顶着红帽子，
黑心黑肺黑肠子，
整天钻在旮旯子，
想的尽是鬼点子，
嘴里唱的高调子，
手里霍霍磨刀子，
妄想夺权篡位子，
阴谋耍了一串子。
嘴皮子，笔杆子，
说黑道白过日子，
抡棍子，扣帽子，
陷害好人找岔子，
诬告周总理黑状子，
胡咬华主席几阵子。
反党费尽脑瓜子，
乱军红了眼窝子，
一心要夺印把子，
投靠外国洋老子，
回头又走老路子，
叫咱再过苦日子。

呸！

自寻死的一伙灯蛾子，

瞎了你们的眼珠子。

我老汉务农一辈子，

忘不了旧社会的穷日子，

斗得过皇天老爷子，

斗不过地主算盘子，

辟辟啪啪一阵子，

剩下两眼火星子。

扳得倒高墙大院子，

扳不倒地主手腕子，

不是咱身单软汉子，

只因咱没攥印把子。

共产党给咱枪杆子，

打出了社会主义宽路子，

说话换了副大嗓子，

走路挺直了腰杆子，

闹革命一个心眼子，

把社会主义当作心尖子。

“四人帮”想要打出黑旗子，

那能让他们钻空子。

华主席下令端窝子，

客里马杈一下子，

砸烂“四人帮”一把子，

人民喜的没法子，

睡梦中还要唱歌子，

走路迈开了大步子。

铁扫帚，扫渣子，

狠批这帮黑靶子，

肃清流毒一串子，

革命生产变样子。

我老汉革命一辈子，

学大寨要迈新步子，

战天斗地挽袖子，

回击“四人帮”一杆子。

话音刚落，板声又起。嘿，小顺上台来了。这小伙子一手拿着红绸的大板，一手拿小板，先来了一套竹板表演，“嘎嘎、嘎叮嘎，嘎叮嘎叮嘎叮嘎”，只见那红绸上下飞舞，竹板在手心手背前后旋转，板声又脆又亮，节奏有弱有强，一阵掌声过后，小伙子亮开嗓门：

竹板一打起个头，

有一段喜事说开头，

那一天，红彤彤的太阳照当头，

幸福沟热闹的翻浪头。

秧歌队，扭街头，

胜利鞭炮响村头，

唢呐声声不断头，

锣鼓点敲的凤凰三点头。

从东头，到西头，

欢歌笑语满街头，

从小孩，到老头，

笑在嘴角喜眉头。

水有源，事有头，
这一天，把华主席的画像接回队里头，
请在社员家里头，
恭恭敬敬贴墙头。
看着像，一股暖流涌心头，
看着像，喜泪流出眼外头，
看着像，思潮滚滚起浪头，
看着像，知心话不知咋开头。
华主席啊，你办事办在人民心里头，
为革命功绩高过天尽头，
揪出“四人帮”黑头头，
清除了人民的死对头，
力挽狂澜拨船头，
扫尽乌云出日头，
搬掉拦路的大石头，
中国革命有盼头。
有盼头，有奔头，
无限光明在前头，
幸福沟的乡亲是硬骨头，
跟着您继续长征不回头。
忘不了过去风雪夜宿大街头，
如今睡在热炕头，
忘不了过去皮瘦包骨头，
如今粮食满囤有余头，
忘不了过去走路低着头，
如今扬眉吐气站在人前头。

学大寨，要带头，
毛主席教导记心头，
阶级斗争抓在头，
改天换地干在头，
挥钢钎，舞镢头，
为革命干活有劲头，
要叫粮山顶云头，
要叫棉海望不见头，
实现农业现代化，
幸福的生活没尽头。

“嘎得嘎，嘎得嘎，嘎得嘎得嘎得嘎”，声声竹板，响在人们的耳旁，句句快板，响在人们的心上。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人民喜洋洋，放眼看未来，斗志更昂扬。

目 标

(革命故事)

沉 洪

渭河岸边有个向阳坡，村东头第一家就是田大娘家。家里满共四口人，老伴在队上当保管，女儿改改出了嫁，儿子海海参了军，家里清闲，吃用宽展，众人都夸：“田家一儿一女，真真的活神仙！”

一天早晨，田大叔到公社收购站卖了猪，一进家门，大娘就急乎乎地问：“老头子，卖了多少钱？”大叔兴冲冲地说：“海海他妈，县上规划队来了，公社门口锣鼓喧天的，这下要大干啦！”大娘是一手摔的掌柜，藏着一个带拉锁的皮包包，管着全家的收入，她白了老汉一眼说：“少打岔，我只问你卖了多少钱？”

大叔点着一锅旱烟：“肥猪卖了一百来块。不过这一回嘛，斗大的麦颗不能从你咧磨眼眼下咧，这钱要归我保管。”大娘一听这话，心里直纳闷，就说：“我是个谁，你是个谁，唉？得是怕你以后不得动弹了我不给你用钱咧？放你咧七十二条心。海海还没问下媳妇哩，你咧心就‘贼’了！”

大叔把烟锅一揸，哈哈大笑：“你，你真是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门口传来一声喊：“大叔，开队委会哩！”大叔应了

一声，拧身就走，大娘对着老汉的背影一弹脚：“哼！三年等不住你个闰腊月，回来再说。”

晌午端的时候，大路上飘来一面红旗，县委组织的园田化建设规划队来到了向阳坡。队长根柱领着一位年轻姑娘，来到田大娘家说：“大娘，规划队在咱村安营扎寨，技术员小黄就住在你家。你家没碎娃，搁个仪器啦，放个图纸啦，省得操心。”大娘抿了抿嘴说：“烂舌根子的，这阵没有碎娃，日后还愁没娃啦？我海海快复员了，一回来就结婚，把事弄清。”根柱吐了吐舌头，扮个鬼脸笑着走了。大娘回头一看这姑娘，只见她身材不高不低，不胖不瘦，忽闪着一对水灵灵的双眼皮大眼睛。大娘连忙倒茶递烟。“哟！姑娘家不抽烟！”大娘噗哧一声笑了：“姑娘，叫个啥名字？”

“黄莺。”

“怪好听的。多大啦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跟我海海同岁的。好！好！娃呀，到了咱这，甭客气，斜一丈，顺八尺，咋样方便咋样来。”

黄莺住在西边厦房。这姑娘表面上不显山露水，心劲可大的很。前年大学毕业回来，领着一班子姑娘娃，在渭河滩上造地，头年就给国家贡献了两万斤粮食。她参加了规划队，来到向阳坡，白天和同志们上坡下沟，测量划线，晚上回来，看书学习，绘制图纸。这天晚上，黄莺走进大娘房子说闲话，一开口，就跟大叔对上号了。黄莺分析农业学大寨、建设大寨县的形势，田大叔讲述群众的情绪和干劲，大娘一点也插不上嘴，听到黄莺说向阳坡要搬迁，正在绣花的大娘连忙停下针线说：“娃呀，搬个家可不是打要要，我活

了多半辈子，才围了这个窝窝。门口哪两棵大椿树，再长几年就够给我老两口做棺材了；后院哪些果木，到来年你看，五月杏，六月桃，七月枣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，真正的摇钱树么！十几只老母鸡争着下蛋，跟开个小银行差不多。我发狠攒钱置家当，将来给我海海把婚一结，那就百事如意啦！”说着，好象想起了啥事情，拧回头对大叔说：

“老头子，卖猪钱咋还不交出来？我要留着办大事哩！”

大叔说：“早给你说过了，你的事再大，也没有买拖拉机的事大，队里还差一些钱，这卖猪钱先让队上用。”

大娘脸一吊：“猪是我一盆一盆端着喂大的。”

大叔胡子一翘：“猪娃是队里分配的，猪草是我刁空割来的。”

大娘嘴一撇：“你不想跟我一心过，就分家。”

黄莺笑着说：“大娘，你老两口跟谁分家？”

大娘转过脸又笑啦：“说分家是气话。莺莺，你看你大叔，积极的过火咧。那么个大个生产队，还缺咱这百二八十块钱？”

黄莺见大娘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，看大娘正戴着老花镜在电灯下绣花，就笑着问：“你绣啥呢？”

大娘说：“这是给我海海结婚准备的枕头。”

黄莺接过来看了看说：“大娘，你的手艺真巧！”

大娘得意地说：“莺莺，老辈人都爱绣个‘丹凤朝阳’，那是旧脑筋，我没见过凤凰，就爱绣个‘百花朝阳’。你想，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，咱贫下中农还能有今天？”

黄莺连连点头，一旁的大叔插话了，他说：“莺莺，你大娘还算没忘本。你不知道，我两口活了多半辈子，算起来

搬了三次家，第一次是解放前，蒋该死炸开黄河口那年，我两口死里逃生，挑了个担担逃到这儿，在渭河岸边搭了个茅草庵子，瞎好算个家；第二次是土改那阵子，分了地主三间房，才搬进村子住上；第三次是一九六二年，渭河发大水，土地崩垮，县社拨款救济，我家才盖了如今这个‘四合头’。”

黄莺看了看大娘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‘四合头’算个啥，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生产节节上。华主席号召咱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，好光景还在后头哪！县委王书记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决心大得很！咱县要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，人换思想地换装，规划东西南北各修八条公路，把全县分成八八六十四个丰产方，实现大地园田化、农业机械化，彻底铲除旧世界的痕迹，打碎小农经济的精神枷锁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！”黄莺红光满面，双手展开规划图说：“大叔，大娘，来看看咱全县的远景规划！”

大娘眉毛一扬，围过来听黄莺解说，越听越入味，不禁用手指着图纸问：“莺莺，这条端端的红线是啥？”

黄莺说：“这是咱公社的柏油社干路，直通四号县干路，再通到西安，通到北京！”

“这些方格格？”

“渠修直，路修端，块块都是大寨田，一马平川望不到边，拖拉机进去转圈圈。”

“这些绿朵朵？”

“林带和果园。”

“这些圆点点？”

“鱼池一串串。”

“这跟棋盘一样的一片是啥？”

“这就是新规划的居民点。”黄莺说着，从身上口袋里摸出竹板，呱哒一声：“大娘，你听：——

居民点，就是谄，

排排楼房紧相连。

有浴池，有商店，

有剧场，有医院，

托儿所，敬老院，

图书馆，电影站，

农机站，科研站，

这站那站说不完。

农林牧副渔，

五业齐发展。

农业学大寨，

一步一重天。

大学大批促大干，

农业现代化要实现。”

大娘听完快板，双手一拍膝盖：“好天神，世事大的很么！华主席把咱贫下中农真真关心的没楞没缝了！”

黄莺说：“大娘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，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。’”大叔在一旁插话了，他对大娘说：“可你努力了个啥？你努的是小生产的力，努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力。都象你这样，农业现代化咋实现哩？”

黄莺又说：“社会主义坐着等不到，胜利不斗不得来。咱们要象大寨人那样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想得大。如果都各